

●王子舟 陈玉顺 郭卫宁 蒋业政

郜向荣 徐军华 马刘凤

书籍存在的理由

——关于书籍是否消亡的讨论

摘 要 保存社会记忆、传递人类知识是书籍的基本功能。书籍在使用中有体现社会权力、制造生活方式的效用。它不会因载体的变化而消失。但纸质书籍会逐步被边缘化,乃至最终消亡。参考文献 35。

关键词 纸质书籍 消亡 电子图书 载体更新

分类号 G256.1

ABSTRACT To preserve social memories and to disseminate human knowledge are the basic function of books. While being used, books have the functions of reflecting social powers and making life styles. The authors think that books will not disappe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However, printed books will be marginalized gradually and disappear finally. 35 refs.

KEY WORDS Printed books. Disappearance. Electronic books. Media upgrading.

CLASS NUMBER G256.1

王子舟(以下简称主持人):“新的电子媒体会让书籍消亡吗?”这是20世纪末年以来爱好阅读的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更是广大图书馆员迫切追问的问题。2003年,比尔·盖茨造访西班牙皇家学院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语出惊人:“不消灭书本和纸张死不瞑目。”此言一出,引起舆论大哗。许多学者认为,盖茨是纸本印刷书籍消亡的鼓吹者、代言人,但他的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1]。那么,书籍在21世纪或未来社会是否会消亡?我很想就这一题目与大家展开一次讨论,听听大家的见解。

1 书籍的基本功能

马刘凤(以下简称马):书籍的命运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在讨论之前是否应明确某些前提,如书籍指的是什么?我们要限定一下,否则会影响讨论的有效展开。

郜向荣(以下简称郜):从历史的角度看,书籍(包括其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去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习惯将以纸张为载体、装订成册的图书称为书籍。后来,由于缩微、音像、机读型的“非书资料”的大量涌现,图书馆界又逐渐改用“文献”这个能涵盖各类知识载体的词汇。从学科的规范用语上,我们倒很少再提“书籍”,它成了口语化、生活化的一个语词。不过,为了吻合人们的习惯,我们这次讨论是否仍用“书籍”这一语词,暂时将其限定为“用纸张抄写或印刷成册的著作物”,主要指称图书、期刊、论文等等纸本文献。

徐军华(以下简称徐):我不同意郜向荣同学的观点,书籍不能仅指以纸张为载体的著作物。因为早在20世纪50

年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就结合书籍的形式和内容对书籍(图书)下过一个定义,说“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这个‘一定形式的材料’在各个历史时代和各民族是有所不同的。”^[2]

蒋业政(以下简称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赞同郜向荣同学的意见。不过,书籍的载体从古至今发生了多次变化,从泥版、甲骨、石头、竹帛、羊皮到纸张。现在纸质书籍成为了书籍的主要形式。纵观书籍的发展史,可以说书籍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物。古今中外有关书籍的言论数不胜数,对书籍的伟大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肯定。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给予书籍那么多美好的赞誉?

陈玉顺(以下简称陈):这个问题涉及了书籍的功能与作用。书籍与其他人类发明物有着不同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从本质上讲,就是书籍能够保存社会记忆、传递人类知识。什么是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由大量历史元素组成的,如民族起源、信仰延袭、思想源流、风俗传统、政治变迁、经济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它们综合起来就形成了“过去的形象”而留在社会群体的心中。社会记忆对个体、群体都很重要。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P. Connerton)认为:对个体来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3];对于群体来说,现实的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过去形象”之上并使其合法化的。这就暗示出一条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4]没有社会记忆,人类社会就会混乱、倒退乃至像雪山一样崩塌。当然,保存社会记忆的方式很多,如

举行纪念仪式、保持风俗习惯、传授手工艺技法等,但对人类来说,最为有效的方式还是利用文字将“过去形象”记录下来,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知识媒介——书籍。因此,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说“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Social mechanism)”^[5],这真是至理名言。

郭卫宁(以下简称郭):谈起书籍传递人类知识的功能,记得主持人给我们上课时举了李政道先生的一段故事,言20世纪80年代初,李政道曾在中国科技大学为“少年班”讲课,他提了一个问题: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有学生答:人能直立行走;有学生答:人会制造工具;有学生答:人会劳动。李政道说:大家答的都有道理,不过我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知识积累;动物则不行,每一代都必须从头开始。的确,人通过知识传递、积累,知识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使人走出了动物界踏上了文明之旅。原始社会,人类知识主要是由口耳相传方式来传递的,记忆方式是大脑记忆。这种传递与记忆方式有时空的局限性及不稳定性。文字发明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人类知识可物化、外现于某种物质载体上(如泥版、纸莎草、竹简等),这不仅使知识在传递上可突破时空的局限,同时也开辟了知识的“脑外记忆”这一新途径。文字、书籍的产生使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快车道。有人说,如果将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即从鲁迅所说的会喊“杭育杭育”号子直到今天(约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10万年)压缩成一年的话,文字、书籍的出现则发生在这一年的最后十几天里。形象地说,埃及书写传统产生在12月11日,中国表意文字发生在12月18日,中国的印刷术发明于12月26日,欧洲第一本书(*Gutenberg's Printing Press*, 1445年)则问世于12月29日^[6]。所以,以传递知识为目标的书籍,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命题的成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2 书籍的社会效用

徐:你们讲的书籍的两个功能颇为精彩,但不知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我国古代先贤对书籍的价值(我不用功能)有另一番说法,如唐代学者在《隋书·经籍志》中言:经籍(书籍)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这里强调书籍的政治教化的作用,言其是一种为治工具。不知大家对此如何看。

蒋:这实际是在讲书籍功能在发挥过程所产生的社会效用。过去文字、书籍是“圣哲之能事”,知识掌握在上层智识阶层(如史官)手中,他们既是知识生产者也是传播者。因此,知识与权力结合之紧密如同西方中世纪王权与神杖之间的联系。知识的流动、扩散是由上至下单向的,正好与政治权力的影响、扩散的单向性相一致。密歇尔·福柯就认为知识(话语)与权力是互为你我的,他说:“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此处“若干程序”就指的权力形式。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话语本身也可转化为权力,如真理,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

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7]因此,记录知识的书籍显然也就具有了表征、体现权力的社会效用。书籍不仅可成统治阶层的“为治之具”,它也成为人们入仕所依赖的重要工具。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并未减弱,如医生对患者、教师对学生所传达的知识话语,依然具有不容置疑性;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水平一般的文章,仍可傲视一般刊物上的文章。

主持人:书籍的社会效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制造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阅读。知识在口耳相传时代形成了口头传统。口头传统有即时性、现场感强、高度依赖语境等性质,它是人类知识活动的体化实践(*incorporating practices*)。而文字记录、书籍传播则与之有别,它是人类知识活动的刻写实践(*inscribing practices*)。刻写实践有固定性、去现场感、不依赖语境等性质,这使其产生了省力化和怀疑主义,即社群记忆摆脱了口头传统对韵律的依赖,以及社群记忆的内容常常系统地遭到批评^[8]。简言之,书籍的出现催发了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促进了人类思考与批评意识的提升。知识可以在不断证伪过程中孳生发展,这就形成了知识创新的动力。尤其书籍通过市场自由流通以后,阅读之风也逐渐浸润人心,慢慢形成社会个体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崇尚的“耕读”(如耕读之家、耕读社会),就是对阅读作为一种生存发展方式的极端化的肯定。而且,随着阅读行为的扩张,当代社会的“阅读”业已超越了书籍的范畴。这就像后现代社会学者福克斯(S. Fuchs)和瓦德(S. Ward)所言,大量的阅读使文本领域从业者相信阅读的力量是巨大的,整个世界都可看成文本,都可变成语言一类的东西,都可以进行解构^[9]。人们除了“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阅读人生、阅读自然、阅读美丽、阅读城市、阅读建筑……甚至服装也可以阅读。最近一篇短文就讲到阅读旗袍,说中国旗袍的语义是想象性的,与近代西方带有夸张的窄腰宽裙不同,它悄然无语地紧贴身体表面,丝毫不张扬,诉说着东方女性温顺文雅的品质……^[10]看看,这种阅读是多么厉害。

马:当人们阅读行为不断泛化的时候,尤其是在电视、网络等平面媒体普及的当今时代,书籍在人们的阅读生活里是否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美国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主持人拉瑞·金(Larry King)在访问前美国联合最高广播网主席(UPN)露西·萨尔哈尼(Lucie Salhany)时曾问:“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能有500个电视频道并存的世界。你担心以后人们还会阅读吗?”萨尔哈尼回答:“阅读是仅仅指读书,还是指获得各种信息?过去人们想了解某些知识时,可以查字典或翻阅百科全书,从中找出有用的材料。现在则打开电脑,用这种速度快得多的方式查找信息。许多人在电脑上阅读,有些人一边开车,一边从磁带里获得信息。只要你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相形之下获得知识和娱乐的方式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11]

徐:我不这样认为。尽管当今社会已进入了读图时代,即在追求效率的时代里,视觉超越了听觉,图像统治文字,但书籍保存社会记忆、传递人类知识的功能不会被其他媒

介所取代,书籍体现权力、创造生活方式的社会效用也不会减弱。特别是书籍的阅读,这是一种安静的、专心致志的个体活动,它与一般大众文化及信息的消费不同。大众媒介具有重复性、雷同性和无所不在的特点(如我国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电视直播),它倾向于产生自动反应并削弱个体抵抗力量,人们对它的反应是下意识的、浅感觉的、群众化的^[12]。而对书籍的反应则是独立的、反思性的。当家庭藏书、个人阅读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时候,人们反倒会更加亲近书籍。例如具有藏书和阅读伟大传统的俄罗斯人,几乎家家都有藏书,都有古典名著。25岁至50岁的阅读人口每月读书超过1本的人数,占到了俄罗斯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不看书的人仅占总人口的不足4%^[13]。需求决定市场,只要读书传统不会终结,书籍是不会消亡的,消亡的只是书籍的某些形式(如旧的载体形态)。前不久国内一位学者为了让书籍的阅读传统永久保持,成为不可取代的生活方式,甚至发出“阅读是一种宗教”的呼喊,理由是只有阅读才使人有质量^[14]。

3 书籍载体的更新趋势

郭:我也认为书籍是不会消亡的。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媒介(媒介在拉丁文里有“公共”Public的含义),从其发展史看,新形式的媒介总要取代旧形式的媒介,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如口头媒介被写印媒介所取代,写印媒介又可能被电子媒介所取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E. McLuhan)早在1964年就说过:“任何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15]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取代”,不是指旧的媒介就从此不存在了,而是指人们放弃广泛生产、使用这种旧媒介,代之以新媒介。如纸质书籍会永久地存在,但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广泛生产、使用的可能是电子图书。因为后者的优点要远远大于前者。

马:郭卫宁同学的意思是在未来社会,纸质书籍会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载体书籍所取代。不过,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却与之相左,如习惯于阅读印刷媒介的人认为,与电子屏幕相比,书刊读起来更令人舒适;可随意折叠、批注、剪贴,便于携带,不怕撞击,能躺在床上阅读,不必担心电源的有无,甚至可在洗澡间的浴缸中翻阅等。1995年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曾言:“在计算机的小桌前面12小时之后,我的眼像是两只网球,而且我需要舒适地坐在一个大椅子上读一张报纸或其他,也许是一首好诗。”^[16]1998年,我国图书馆学家黄宗忠先生曾力证纸质书籍不会隐退,因为代之而起的数字化媒介有载体寿命短、保存不安全、难以保留原始文章的原汁原味、要借助一定设备才能阅读、技术上相容性差、知识版权难以解决等问题。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纸质书籍在未来社会将与电子书籍、缩微图书、视听资料共存互补^[17]。国外出版界人士,似乎也对电子文献取代印刷书刊的市场前景心存疑虑。据美国开放电子图书论坛(OeBF)报道,2003年上半年电子书销售收入增加了30%,单个销售商的收入比2002年同期增

长了40%。这些是和年增长率只有5%的印刷品相比较而言的。显然电子书籍与印刷书籍是互为补充而非相互对抗的。西雅图图书公司总裁Ted Treanor说,电子书取代印刷书籍的言论是可笑的,市场需要更多时间对它们做更精确的观察^[18]。

郭:我认为电子图书(E-book)将会取代纸本印刷书籍。我说的电子书既指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方式的网络知识文本,同时也指可以阅读的电子阅读器,如国外最早推出的Softbook和Rockerbook等。从“历时”的角度看,竹帛取代甲骨,纸张又取代竹帛,一种知识载体很难永久不变;从“共时”的角度看,电子图书与纸质书籍相比较,它已呈现出了诸多优势,如成本低、节约资源、可按需印刷成纸本、能即时传播、无需仓储物流、多媒体共存、内存量大、无光线时也可阅读、可以批注及加书签等。尤其是从资源保护方面,纸本书籍对木材的浪费是惊人的。印刷1万册500页的书籍需要300棵树提供原材料。现在整个世界每分钟就要毁林1公顷(每公顷成材林木约有750棵),毁坏的速度到了每天失去相当于比利时国土大小的林区^[19]。此外,造纸工业能源和水消耗高,1吨纸需要200至300吨水,制浆黑液中含有大量有机、无机物,如苯酚、汞离子、氰化物等,对环境的污染极为严重。尽管电子图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随着高新技术的进步与提升,相信这些缺点能得到逐步改进与克服。因为,技术的目标是延伸人体器官与身心的功能,如武器是人类牙齿与拳头的延伸,交通工具是人类双腿的延伸,货币是人的劳动的储存与延伸等等。武器与交通工具等虽然已经很发达,但它们仍没有停止发展更新的步伐。书籍是人大脑记忆功能的延伸,技术力量也会不断完善与提高这种延伸。

陈:的确,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快,电子图书也会日新月异地发展。2000年11月,美国的E-Ink公司和朗讯技术公司(Lucent Technologies)已向社会公众展示出了电子纸张的新产品。这种电子纸张(Electronic Paper)利用塑料电路薄膜制成,厚度小、可编程、对比度高、能源消耗低,还可以张贴在物体表面(包括纸张和布)上。电子纸张制成的报纸和油墨印刷出来的报纸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但电子纸张报纸的内容却能随时更新,读者甚至可以将它们带到海滩上去阅读,炫目的阳光只会让电子纸张上的内容更加清晰^[20]。想想看,如果有这样一种“新书”既可保留传统印刷的优点,又能体现新技术的各种好处,读者能拒绝对它的选择吗?并且我认为,现实社会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电子图书已经开始与纸质书籍共存、竞争,在一段可预见的时间之后(如50年),电子图书就会大行其道,迫使印刷书籍急剧衰落。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已说明帛贵纸贱,二者当时已经并行。至东晋末年桓玄称帝下令在其辖内以黄纸代简帛,这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而且当时战乱频仍,技术进步迟缓。

主持人: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70年代的晚年

生涯中曾提过一个媒介四定律,这值得我们注意。麦氏认为,任何一种媒介(尤其是新媒介)的发展都经历了放大(amplification)、过时(obsolescence)、再现(retrieval)和逆转(reversal)四个过程。①放大:该媒介提升或放大了人类生活的哪方面?②过时:该媒介让过去的哪些被欢迎的、地位突出的东西受到遮蔽并使之过时?③再现:该媒介把哪些过时的东西又拉回舞台中心得以重新展现?④逆转:当该媒介走完生命历程,达到登峰造极之时,它摇身一变逆转为为什么东西^[21]?以印刷书籍为例,印刷书籍的出现使人们的阅读从诵读扩大到了默读,人们的怀疑精神得到了培育;珍贵的手抄经卷被批量生产的印刷品代替后,教会不再至高无上,宗教改革运动随之而起;印刷书籍使中世纪的缮写室和烦琐哲学过时,但又使整个古代世界得到恢复;文艺复兴中,诗人、音乐家要不断地重回到布满灰尘的语言古董店里去寻找灵感;当印刷书籍发展极致时,它又可能被新的声像并存的多媒体文本所取代。不过,这四个过程并不是先后发生的,而是同时进行的,“是要同时考虑的一组定律”。在麦克卢汉眼里,他的四定律不仅仅适用于媒介,还适用于一切技术。如他讲到:吸尘器使扫帚和灰尘过时,照片使画像过时。汽车给马车时代划上了句号,但马车又以“西部片”的新意义、新经验杀回马枪;汽车性能达到高速并大量使用,它们就又回复到了航行状态,交通又“流动”起来了^[22]。书籍作为人类理性的著作物,我想不会消失,但其载体等形式上的变化却是不可阻挡的。就像汽车取代了马车,而马车“交通工具的性质”却被汽车承袭了过来。

4 新媒介与纸质书籍的本质区别

郁:大家所谈书籍载体的变化,更多的是从未来新媒介形式的易用性、易得性等方面着眼的。我倒有个问题:从深层的原因探讨,电子图书是否与纸质文本、印刷书籍有着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否又造成了它们之间出现了取代关系?现在纸质书籍的易用性、顺从性、易得性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乃至十分完美的程度。翻译家王佐良说过:“书香仍是诱人的,黑色的文雅字体印在雪白的纸上,其美学效果也不是荧光屏上的计算机所能代替的。”^[23]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好。不久前在出差途中我读了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时代》一书。该书将人类社会的传播媒介分成“第一媒介”(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与“第二媒介”(即网络媒介)。这个区分与学术界通常划分的口语媒介、书写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三阶段,以及从载体上划分的零载体、天然载体、人工载体、纸型载体、缩微载体、音像载体、封装电子载体、网络载体的八阶段都有所不同。波斯特认为,广播、电视也是电子媒介,它们不仅像书籍一样传播知识,还大量传播信息。不过,它们与书籍、报纸等在传播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中心向周边,或自上而下的单向交流。这种单向交流增强了社会控制效用,是知识信息发出者对接收者的讲话。如电视广告,它“控制着语境、背景以及叙事的文本,它们便具有特别的权力。”“观看者被引诱,而把他或她自己置换进广告之中,

从而使观看者与产品意义合而为一。”^[24]网络这种第二媒介则与之不同,它是互动的、去中心的,原有的主体被置换成多重的、分散的和去中心的主体,并且具有了不稳定身份。网络可以打破知识霸权,要求人们关注地方性的、非连贯的、被取消资格的、不合法的种种知识,如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s)^[25]。所以,网络上的电子图书与传统的纸质文本、印刷书籍的重要本质区别在于:印刷书籍制造了意义的固定性、作品的不朽性及作者的权威性,而电子图书则表现出意义的易变性、作品的不稳定性及作者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可以说,数字化书写颠覆了印刷文化,促成新文化形成的潜能。如在“人类关系”的命题上,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最重要,工业社会则转向了个体与组织机构,信息社会里,人与机器的关系突显了出来。波斯特说,“社会空间中充满了人与机器的结合体”,网络已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Cyborg)”,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26]。人类社会可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敏感、易变和脆弱。

蒋:主持人是从媒介自身变化来谈纸质书籍与电子图书的本质区别,其实从媒介使用者的角度我们也能分析得知:知识受众通过阅读获取知识时,不同的媒介所带来的体验是不同的。意大利作家翁托贝·艾柯在2003年11月做客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发表了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讲演。他提到,以拼音字母排列为基础的印刷书籍,其叙事方式是线性的,“人必须以一种线性方式从左向右阅读(依据不同的文化,还可以从右向左,或由上至下)”。虽然也可以跳读,但这也是线性的,并“意味着体力劳动”。与之相反,电子图书作为一种超文本则是“一种多维度的网络,或者好比一座迷宫,其中每个点或节点都有与其他任何节点连接起来的可能。”^[27]艾柯指出,印刷书籍是典型的“文本”,而超文本却是一种“系统”。“系统”提供了无限变化的可能性,你可用它创造出自己想要的文本;而“文本”却不能成为系统,它阉割了系统的无限可能性。艾柯举例说,如果将“今天我吃过早餐了”这句话当做一个系统,词典允许我们开出许多食物条目,且都可包含在系统之内;但如果明确制造一个文本“今天我吃了面包和黄油早餐”,那么就会将奶酪、鱼子酱、熏牛肉和苹果等排除在外了。超文本建立起来的“系统”能让读者阅读时以不同方式进行无限再创作,如同一部留有悬念的侦探小说,读者在结尾部分自己可以决定凶手是管家、主教、侦探、作者还是读者。未来书籍的诱人之处在于“造就了一种在阅读方面绝对自由的印象”^[28]。

郭:还有一点值得提及,任何一种新媒介的问世,它都会将旧媒介当做它的内容而予以保留、使用。如一本小说是电影的内容,一部电影又可能是电视的内容。换言之,旧媒介的内容和形式通过转移能植入新媒介的体内。新旧媒介于是会有着某些相同的本质特征。如电子图书在问世初期大多是由纸质书籍数字化而生成的,并且它们还努力表现纸质书籍的某些风貌;数字图书馆早期更是通过将大量物理馆藏数字化而逐步成长起来的。麦克卢汉说,新媒介“刚问世时,它们似乎是旧媒介的降格形式。新媒介必然把

旧媒介当做内容来使用。这样做可以加速它们自己粉墨登场,成为艺术形式的过程。”^[29]

徐:麦氏的传人保罗·莱文森(P. Levinson)比麦氏观点更进一步呢,他竟然说:因特网是一切媒介的媒介。不仅过去的一切媒介是因特网的内容,而且使用因特网的人也是其内容。因为上网的人和其他媒介消费者不同,无论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他们都是在创造内容,这就如同书籍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也存在于读者的合理解释之中。网络要将过去一切媒介“解放”出来,当做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变成自己的内容^[30]。

5 纸质书籍的边缘化

马:既然纸质书籍将被取代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众位讨论者能否就其被取代的过程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呢?要知道,人类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及人们对书籍的钟爱心理,这都是在几千年的发展进化中形成的,要改变过来也是相当困难的。网络真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可以“一网打尽”吗?网上的电子书目目前在内容制作、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电子支付、市场推广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障碍,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

主持人:电子图书现存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决。未来发展中的互联网技术、显示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会使电子图书越来越完善。如纸质书籍的印刷文字分辨率很高,至少300到600dpi,而目前普通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最高只有100多dpi,但液晶显示器今后有可能达到上千dpi时,情况就不一样了^[31]。技术难以解决的倒是人们已有的“习惯”。每个时代都会有反对使用新技术的勒德分子。但就一般来说,跟上技术的步伐可能是人们最好的选择。麦克卢汉有一句名言:“媒介就是讯息。”这句话传达出这样一个含义,即媒介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它传播的内容,如打电话本身在人类事务中的某些意义,远远超过电话上具体说的内容;看电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及意义远远超过了我们看的具体节目或内容。新媒介的产生,本身在制造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与认知习惯。正如百货商店不仅出售商品,而且也出售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32],白领女性们在琳琅满目的豪华商场里购物往往也是为了获得自身的愉悦;电视不仅传送画面,而且造成人的新的感知模式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如每家要有一个看电视的公共空间——客厅)。

陈:80年代以来出生的人们虽然年纪轻轻,他们的网络媒介的体验、经历却远较长辈们丰富深刻。似乎他们更善于热情拥抱比他们更为年轻的网络媒介。如果今晚某刻电脑死机、手机没电,他们会发出焦灼的呼喊,因为新媒介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就像比尔·盖茨所言:“网络的使用就会像我们现在看电视、打电话、读新闻、听音乐,和同事分享文件及像孩子交作业一样平常。我们打开电灯时并没意识到电,几年后当我们打开电脑时也不会意识到网络。”^[33]所以习惯是可以重新建立与逐步形成的。

蒋:说起纸质书籍被电子图书取代的过程,我倒觉得翁

托贝·艾柯的观点有点道理。他说纸质书籍分两种类型: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供查阅的书——工具书(如辞典、书目、索引、手册、百科全书等)是最先要被电子图书所取代的。艾柯说印刷型的百科全书部头大、价钱昂贵、占用空间、携带不便,而一张百科全书的CD-ROM则可避开这些不足,而且上网查阅,“允许把参考资料和非线性的补充信息混合起来使用”,所以“超文本无疑会让百科全书和手册消亡。”^[34]这个观点其实已经被大量的现实经验所验证。如查煌煌巨著二十五史中的字词、名物,有了南开大学研制的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光盘后,已经没有哪个人文学者再去费力翻检二十五史原文,或查阅二十五史人名、地名的纸质索引了。所以,前两年图书馆学界有人提出纸质工具书与电子工具书可长期互补共存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了。尽管印刷形态的工具书还在继续出版,但众多资历深、历史久、权威高的大型工具书正纷纷推出自己的电子版。电子版的销售额也在逐步扩大。美国期刊文摘的两个权威刊物《公共事务信息摘要》和《化学文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由Dialog和BRS等供应商提供电子版。至90年代中期,它们已通过网络界面向所有经过许可的用户提供网络使用。尽管《化学文摘》尚未宣布停止纸质文本的出版,但其出版重心向网络版的转移对我们来说不是可以“一叶知秋”吗?

郭:在工具书之后,我感觉下一轮被取代的就是合订本期刊、报纸。为什么呢?一册合订本报刊在我们图书馆人的眼里也是一册书籍,无论图书馆馆藏、单位收藏、个人收藏,报刊合订本的增长速度都是惊人的,不仅占据了大量的空间,而且还要你为它预留出未来增长的空间。合订本报刊主要是为人查考而存在的,如果要查阅某年某月某日某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你可能要跑到图书馆花上半小时的时间,翻动积满尘土的一摞摞合订本报纸,然后找到重达1.5千克以上的那一册,或是复印,或是摘录。然而,在网上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检索,这也许只要轻松的几秒钟。电子版报刊较印刷型报刊的价格要低许多,图书馆有限的经费会更加青睐电子版的报刊,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导致报刊出版单位减少纸质报刊合订本的出版发行,最终选择某一个适当的工作日停止出售纸质报刊的合订本。随着报刊全文数据库的普及,图书馆在现刊现报下架后,也会最终停止报刊合订的业务,以省出库藏空间挪作他用。与之相联系的事件是,有些图书馆干脆就不必购买纸本现刊现报了,在网上将所需报刊全文数据库一并订购,然后就可直接向读者提供网上阅览与检索。届时,这些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也会被电子阅览室所替代。报刊出版活动是一个系统、一个流程,它可分上游、中游、下游几个阶段,下游发生的变化反馈至上游,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纸质报刊的弱化、电子报刊的强化。因此,电子报刊取代纸质报刊也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再说,社会大众也许更愿意订购、阅读价格低廉的网络版报刊呢。

蒋:供阅读的纸质书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变成一种与文物相似的历史文献,恐怕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艾柯

预言了纸质百科全书的消亡,但他对供人们阅读的纸质书籍仍礼赞三分,不敢轻言其灭。书籍的价值是由内容价值、应用价值、介质价值三方面构成的。三个方面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一本装帧精美的印刷书籍,其封面设计就是其知识内容某些特征的完美体现。故而纸质书籍不仅是知识媒介,同时也是艺术品。艺术品的生命力是极为顽强的。这就像人们已不用毛笔写字了,但书法却会永存。

主持人:另外,从其他知识信息媒介的演变规律看,广播的出现并未使报纸“匿迹”,电视的出现也未能让广播“销声”。电视一度取代了广播而成主流媒介,可出租车司机却只能听广播而不能看电视。广播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于是采用市场细划方式办起了交通台、点歌台,开设了股评波段、求医问诊热线等,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所以,目前预测纸质书籍逐步走向边缘是可以的,但预测纸质书籍彻底沦为古董则为时尚早。我们不能单一地从技术出发来看一个事物的兴衰生灭,事物的兴衰生灭涉及了多方复杂因素。如书籍制造出的阅读现象,它已成为人类最重要、最有质量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国阅读学研究会曾祥芹会长说:“阅读是披文得意的心智技能,是缘文会友的交往行为,是书面文化的精神消费,是人类素质的生产过程。”^[35]数千年形成的人类阅读传统本身就会对书籍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反弹力。即便简单地从市场行为的角度看,图书馆可能会成为拒绝纸质书籍继续入藏的最早的一个消费领域,但在民间,尤其是私人藏书家的书房,却有可能成为固守纸质书籍、抵制电子图书的坚强堡垒。总之,书籍与人类的命运太密切了。书籍的改变也就是人类命运的改变。

参考文献

- 赵德明.西班牙文化界质疑电脑巨人:比尔·盖茨消灭不了图书.环球时报,2003-03-07(18)
-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 4,8 [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读书,2003(10)
- [英]阿兰·谢里登著;尚志英,许林译.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美]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张闳.旗袍与摩登东方的神话.南方周末,2004-03-11(D31)
- 33 [美]拉瑞·金著;丁伯成等译.未来访谈录:和当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谈明天.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
- 24,25,26 [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英]保罗·理查森著;杨贵山译.俄罗斯出版业:出版大国风范依旧.中国图书商报,2004-03-05(15)
- 曹文轩.阅读是一种宗教.中华读书报,2003-10-22(3)
- 22,29 [加]麦克卢汉,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9 [西班牙]胡安·路易斯·塞布里昂著;孙茂珊译.网:新的通讯媒体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 黄宗忠.论21世纪的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8(1)
- Ebooks: Evolution, Not Revolution, in Book Publishing. <http://12.108.175.91/ebookweb/stories/storyreader> \$ 2549 (访问时间:2004年3月22日)
- 电子纸. <http://www.3stonebook.com/wlsi/WLSI114.HTM> (访问时间:2004年4月3日)
- 30 [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徐军英.是“彻底革命”还是“扬弃”.情报资料工作,2001(5)
- 27,28,34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著;康慨译.书的未来(上、下).中华读书报,2004-02-18(22),2004-03-17(22)
- 王向东等.网络出版:人类何时告别书籍? 计算机世界,2001-07-02(C1)
- [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著;周晓虹,徐彬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鲍晓倩.阅读改变人生.中华读书报,2003-11-05(2)

王子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主任,教授。通讯地址:湖北武汉。邮编 430072。

陈玉顺 郭卫宁 蒋业政 邵向荣 徐军华 马刘凤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2003 级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同上。(来稿时间:2004-04-29)

(上接 65 页) 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当地领导在决策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了解掌握本地具有特色的实际情况的资料,对领导者做好本地建设的决策十分重要。如果建有当地特色文化资料的数据库,就可以为当地领导者方便快捷地提供一定的资料,从而为科学正确的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总之,无论是在地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是领导决策以及其他方面,高校建立地

方特色文化数据库都是对地方建设的一种有力支持。

总之,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来讲,高等学校及其图书馆都应当重视地方特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数据库的建设。

甘亚非 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邮编 641112。

(来稿时间:2004-06-04)